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十六

宋 章如愚 編

諸史門

諸史

正史史記始於談而備於遷為之訓釋者前後十四家裴駰徐廣劉伯莊王元感等也卒無以易遷之為也西漢書權輿於彪而成就於固為之訓釋者前後三十家服虔應劭晉灼孟康韋昭顏師

古等卒無以易固之為也後漢書自謝承迄于范曄作也者八人而後曄之書始行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范曄晉書自虞預迄於唐太宗作者八人而後名為御撰者始定虞預朱鳳謝靈運臧榮緒于寶蕭子雲何法盛太宗作宋書者四人徐安孫康沈約王智深是也作齊書者三人蕭子顯劉陟吳兢是也謝吳姚察姚思康吳兢俱作梁書顧野王傅縡姚思康吳兢俱作陳書王劭等隋書在唐而屢變王劭張大素令狐德棻皆作隋書孔穎達作隋志云是長孫無忌奉勑撰無忌長官也吳兢亦作隋史二卷吳兢等

唐史至五代本朝而再更晉劉煦等修本朝歐陽公宋公重修以至三國五代史王沈作魏書陳壽作三國志韋昭作吳書薛居正作五代史歐陽公刪脩後魏北齊後周之書南史北史小史統史之別梁武帝作通史李延壽作南北史高氏作小史姚康復作統史魏收魏澹張大素斐安時並作北魏書李德林張大素李百藥並作北齊書令狐德棻吳兢並作後周書恐非一人為之何遷固之書後世不能易自遷固而下歷代之史何作者紛紛不一也蓋西都之治遷固得之見知聞知者為甚詳其與後世之史臆測於數百年之下者不同也西都之文大畧近古故遷固之

史事實文核其與後世雕飾駢儷文工而實不至者又不同也遷固父子家學相傳用法專一發凡起例動有法度其與後世之史出於衆口而筆於衆手者又不同也有是三不同遷固之書安得不永傳不朽而後世人之史安得不屢更而無定耶

編年隋志謂之古史唐謂之編年春秋古史皆編年也易編年而為紀傳自遷固始遷固之後紀年出於汲冢漢紀作於荀悅故張潘袁宏作後漢紀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干寶陸

機之晉紀裴子野之宋畧吳兢韋述唐春秋近世司馬公通鑑皆編年也驗之唐志作者無慮四十餘家後世觀者多嗜紀傳而厭讀編年編年之書自春秋及左氏通鑑之外如荀悅漢紀之類至有耳不聞目不覩者何也意者紀傳之體隨其人之終始事之綱目即於一紀一傳見之故觀者易知也編年之法具一代之本末而其人之始終事之表裏則間見雜出於其間故觀者難於遽見又紀傳多載奇怪不經之語而編年則不可以

泛紀也愛奇厭常舍難就易文人才子之習云耳必有史才者欲知去取予奪之大法則編年之書目熟而心究之矣

偽史偽史者僭偽之事也隋唐志有常璩華陽國志有漢之書常璩撰蜀漢偽官故事也二石書燕秦京趙事幾二十家隋謂之僭史唐謂之偽史按史通因習篇曰阮氏七録以劉石符姚等書為偽史及隋氏海内為家而撰隋經籍志者還依阮録與此不同蓋隋書内自有數本也

雜史隋志同唐雜史者隋志云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率爾而作非史之正也劉向戰國策陸賈楚漢春秋子貢越絕書後漢趙曄吳越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之類是也漢志以戰國策等入春秋經類其時經籍史部未多故不得不附于此耳唐志如貞觀政要明皇政録亦謂之雜史者此等書言其政之大畧耳善惡是非未必盡見也

起居注隋志同唐隋志云起居注者君舉必書記録人君言

行動止之事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皇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注似在宫中為女史之職然皆零亂不可復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已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録晉時又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以上並隋志云故隋唐志所載自穆天子傳而下漢晉宋齊梁隋唐皆有起居注其唐姚璹脩時政記亦其類也

實録隋志無唐志有隋志如梁太清録周興嗣謝昊梁皇帝實

録之類並入雜史類唐志則別立實録故唐家十八君皆有實録（韓愈亦修順宗實録）意者起居注者日記之史也實録則集日記而為一朝之史也（韓愈沈傳師宇文籍撰順宗實録李吉甫監修事不歸一故退之托之人禍天刑之説云耳）

故事隋志曰百司庶府各藏其事太史之職又總而掌之漢定律令章程儀法晉初甲令已九百餘卷武帝命賈充引羣儒刪采其要增律十篇其餘不足經遠者為法施行制度者為令品式章程者為故事各還其官府

縉紳之士撰而録之遂成篇卷故謂之舊事等書是也

詔令晉雜詔宋幹詔集温彦博古今詔集唐德音録明

皇制詔録等書見官志隋無此門

職官隋唐志同隋志云古之仕者名書于所臣之策各有分

職以相統治周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而御史數凡從

政者然則冢宰總六卿之屬以治其政御史掌其在位

名數先後之次焉今漢書百官表列衆職之事記在位

之次蓋亦古之制也漢末王隆應劭等以日官表不具

乃作漢官解詁漢官儀等書是後相因正史表志無復百僚在官之名矣縉紳之徒或取官曹名品之書撰而録之别行于世宋齊以後其書益繁故删其見存可觀者編為職官

因隋志之言而觀唐志職官類有開元六典注云開元十年陸堅被詔修六典玄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張説知院集賢院委徐堅經歲無規制乃命毋煚余欽韋述等參撰始以令式象周

禮六官為制蕭嵩張九齡李林甫相代知院二十六年成自開元十年止此實十六年　夫漢周設是官故有是制有是制故著是書以成制而為成書何難之有哉王隆有漢官解詁應劭作漢官儀注徐勉梁朝選簿沈約梁朝新定官品皆述一代之官而為一代之書也雖一人為之亦足矣至於唐之建官本非周官之制元宗一旦手書六典令文臣修撰宜乎徐堅等經歲無規制也韋述等始以令式象周禮六官為制蕭嵩張九

齡李林甫相繼知集賢閲一十六年而書始成是知唐志與周志異六典特象周爲制耳如唐制與周同而不必倣象則修書者旦夕可就何必更易數十人綿延十六年而後成哉王方慶尚書考功簿裴行儉選譜有唐循咨格簿太寶中定沈既濟選舉志此則有唐官制也至於六典則非唐制而象周制者也更以唐官制實證與周不同處

元和國計簿　唐志職官類有元和國計簿按通鑑憲宗

元和二年李吉甫奏元和國計簿自鳳翔至淄青一十五道不申户口之數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塩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十五道七十一州也由浙江至湖南四十九州倚辦賦稅之資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淮西鄂岳福建湖南共八道四十九州也輸稅之户比天寶則四分減三仰食之兵比天寶則三分增一元和之兵八十三萬餘人輸稅之户二百四十四萬大率二户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更有非時之調不在常賦之科此吉甫論元和地狹而稅廣户少而兵多之說也元和六年吉甫又論中原宿兵八十餘萬商

賈僧道十居五六以三分勞筋苦骨之輩奉十分待衣坐食之人況内外之官不下萬員而權臣月俸幾至萬貫九千緡也其剌史則月俸千緡遂以一鄉之民而為縣復以一縣之地而為州宜減入仕之塗及省吏員之數此吉甫論元和農少而仰食者多民稀而入仕者衆之弊也于時遂詔李絳等詳定併省内外官八百員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兵多官冗當時大弊吉甫國計簿之作是欲憲宗知其弊之所自來也然則此書唐志何為而列諸職官之間哉是蓋官兵之大數與

俸廪之大計所係也今日之地雖兼江淮吳蜀而有之蜀中之賦不至京都所倚以辦官兵之資亦止於元和中所謂浙江八道之數元和之弊與今日正同故詳著其始末云太和國計簿亦在唐官職門宋朝有丁謂景德會計録田況皇祐會計録

儀注儀注者君臣父子六親九族上下親踈之别養生送死弔恤賀慶及進歲儀之數也即唐虞之三禮周官之五禮也三禮五禮既入禮經類自漢而下所謂儀注書儀二禮五禮及天子駕鹵簿衣服志等書乃附史家

儀注類者豈後之禮儀不足以配古歟

刑法漢建武律令故事漢名臣奏廷尉决事陳壽漢名臣奏事賈充杜預刑法律本宋齊梁陳隋唐皆有律書夫諸史既有刑法志而藝文志史家復有刑法類者刑法志言律令更革與用刑重輕之意也藝文志所載皆刑法書名而已

唐律令格式始於隋見隋志武德中詔裴寂等撰定律令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三歲半者悉為一歲餘無改

焉貞觀中又詔房玄齡等撰定律令格式降大辟為流者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以為律定令千五百餘條以為令又删武德以來敕三千餘條為七百條以為格又取尚書省列曹以諸寺監十六之計帳以為式又太宗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去斷趾法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又詔罪人無得鞭背皆在未定律令格式之前既定律令格式則縱死囚寛黨仁宏之死唐之法汰重為輕亦已甚矣由隋人之法盜一瓜者至死盛夏六

月猶且行刑至唐屢加減汰方可耳貞觀所定行令格一有留司格者以尚書省諸曹為目其常務留本司者為留司格也永徽所定律令格式有散頒天下格者天下所共也有留本司格者以曹司常務為行格也

唐律疏唐志有律疏三十卷注云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唐臨段志玄等七人奉詔撰高宗永徽四年上刑法志高宗初即位詔律學之士撰律疏又詔長孫無忌等增格敕其曹司常務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頒格是知刑法志散頒留司格在撰律疏之後而藝文志散

頒留司格在律疏之前藝文以所上年月為定也又刑志以律疏為律學之士所撰此云是無忌等撰其實律學之士為之無忌等總攝其事故題以長官之名耳

國史

國朝之史聖宋之史國初始有内庭日歴樞密院抄録送付史館然不過對見辭謝而已而帝王言動莫得而書扆蒙始乞委叅政抄録言動並付史館至太宗朝張泌始請置起居院復左右史之職以記録為起居注與

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歴自是以來國史常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修撰之官非據諸司供報不敢書所聞見而撰述成又必録本進呈歐陽修建論○仁宗朝史館有欲書而不得書者有欲書而不敢書者因請史得以據所聞見而書之吏不敢進呈其本○李昉扈蒙同修太祖實録錢若水楊億同修太宗實録李維晏殊孫奭同修真宗實

録富弼總類三朝編為三朝典故范祖禹編仁宗訓典

進讀三朝寳訓

神宗實録至高宗始定紹聖初蔡卞曽布等以久不得

進用欲乞改元祐諸臣所為盡復王安石政事故指范

祖禹趙彦若等所修之神宗實録為詆誣先烈因請用

王安石日録改修其言皆出一時私意變亂是非於是

元祐史官皆得罪迨夫徽宗初陳瓘陳次升相繼論列

雖常降詔刪修然卒為卞京所蔽不克是正在紹興間

我高宗皇帝灼見邪正之實乃命范冲等重修天下之
議始定
記注漢有起居注唐亦有起居注宋朝淳化置之禁中
漢制也而元豐之二史分注則唐之制也先唐有時政
記後唐亦有時政記宋朝開寶委之宰臣先唐制也興
國之二府分注則後唐之制也帝王之言動必書臣下
之是非必錄其記述之職乎雖然有異唐者二史所注
止於後殿舊制也而宋仁祖許前後殿皆立則凡有言

行皆得與聞之矣樞密所記止於内庭舊制也而宋真
宗俾宰樞别撰則凡有言行皆得並書之矣雖然又有
大異於此者古者天子不觀史天子觀史自唐始宋朝
起居注撰集時政記亦進御其沿唐之制乎而宋仁祖
不使之進而孝宗又不使之進則凡所記無諛辭而所
注皆直筆矣嘉祐以前時政惟書辭見雖起居注亦然
其畧而不得書若此歐陽一言仁祖亟從有以也紹興
間柄臣當國起居注廢而不修者十五年耳記時政又

可知已其畏而不敢書若此胡銓一言孝宗聽之意蓋
有激也夫史不進本則無曲筆史得悉書則無遺事斯
不亦盡善盡美矣乎
修撰史之目不一而其凡有二曰紀載之史曰纂修之
史時政有記起居有注其紀載之史乎纂修之史名目
滋多實録云者左氏體也正史云者司馬體也紀其大
事則有玉牒書其盛美則有聖政總其樞轄則有會要
其曰日歴合紀注而編次之也其曰寶訓於實録正史

之外而撰定之也其為書也詳其為職也重任是責者豈容以易為哉世嘗謂天子觀史則史不敢書宰臣監史則史不得書唐之制然也宋朝之制亦然也吁有是哉宋朝天子雖亦觀史然一物之名必令其書則凡所書皆直筆也又況不使進本其仁宗嘗行之矣宋朝宰臣雖號監修然一字之易聽史官自執則凡所書者非私意也又况不立監修宋神宗又嘗行之矣唐以觀史而私宋朝以觀史而公唐以監史而紊宋朝以監史而

定故凡執唐以議論宋朝者皆未之攷也是故王元之直書吾取之扈蒙之多遜吾無取之司馬公之記事吾取之荆公之日録吾無取焉吾有公非碧雲騢之妄相抵毁吾不問也有公是伊川雜録之妄相推美吾不信也昔太祖嘗謂内臣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偶有誤失史官必書之昔人謂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矣信矣哉

玉牒登封告成必用玉檢法令明與號為玉條天下之

至堅而不可磨者玉也史以玉牒名其殆鋪張對天之
閎休揚厲無前之偉績乎玉牒名書自唐開成始上自
帝系下及祥瑞凡大制作大除拜咸書之春秋之法大
事則書之策或者其遺意歟聖明迭興璇源流衍設局
於祥符之六年謹會粹也建殿於祥符之八年重秘藏
也景祐之制參會要而修纂之慮遺失也元豐之制合
日歷而節録之重記注也瑶編金軸藻飾愈崇寶鑰縹
囊緘護愈密祖宗之隆重若此亦恐尊聖德隆世系在

是故爾中興以來尤加崇重宰臣提舉纂未有也而今有之從臣兼修纂未有也而今有之纂宗正所掌凡數書今三書合而一獨玉牒不之合以玉牒異於三書也纂玉牒成書聖德居一今所修聖德名為中興聖統以中興異於昔時也纂諸司供報動至稽時今也加之督促廢職舉矣纂成書來上動十年今也不拘久近怠心去矣

實録史以實録稱古無是也而稱之自漢始史以實録

名漢無是也而名之自唐始祖漢唐之舊號成宋朝之一經蘭臺石室有直筆而無隱情實軸牙籤有全書而無逸典可不謂之盛德事乎然嘗恠太祖太宗之舊録事多遺闕其失也畧神宗哲宗之舊録事多竄易其失也誣嘗攷其故事實未見於津涯翰墨或多於漏畧而張伯所修僅止一卷迨李沆重修而始備獻贊雖著於話言親決不聞於策府而錢若水所修止用九月迨王旦增修而猶闕此其失之畧可知矣自安石日録附入

正史神宗本意鬱而不明迨攷異之書著而去取始定自京卞諸人妄出私意宣仁盛德抑而不宣迨辨誣之書作而汙衊始潔此其失之誣可知矣若夫真宗之百五十卷修之者孫奭也仁宗之二百卷典之者韓公琦也英宗之三十卷領之者曾公亮也徽宗之六十卷高宗之二百二十卷則紹興嘉泰之臣實定之也紀述之詳議論之當無復有前二者之弊矣迨孝宗之在位凡二十有六載豐功偉德宏模懿範皎皎乎其不可誣

也嘉定天子克紹前烈乃命儒臣討論而潤色之今之遷固其才實萬其筆者誠有人矣然採摭舊聞網羅遺逸惡可書也或慮子孫之讐隙而不敢書善可書也或疑子孫之虛飾而不敢書若此則雖備猶未備也若乃提舉以宰臣修撰以侍從檢討校勘以本省官或置院或寓史館斯特其制然爾

會要日歷始於唐時政記始於唐玉牒實録亦始於唐史之有會要其亦自唐始乎有唐會要蘇冕創之崔鉉

續之至于宋朝王溥而後成之嗟夫此一代之典耳人更三手世歷數代而其書始就緒甚矣會要之難成也宋朝之會要慶歷三年以上王洙修之熙豐間王珪續之亦既續之矣而洙之所修又取而增損焉熙寧十年以後蔡攸修之乾道間汪大猷繼之亦既繼之矣而攸之所修且盡從而刪定焉蓋嘗攷之洙之紀載也多遺事其修撰也多羨文遺事可增也羨文可逸也此珪所以必加之增損也攸之修定止於三門其所改易本於

時好止於三門非成書也本於時好非正論也此大猷所以必加之刪定也熈豐之增損乾道之刪定於是得其當矣若夫始於帝系終於蕃夷類而總之彼離而此合王洙會要總類十五帝系三卷禮三十六卷樂四卷輿服四卷學校四卷運歷瑞異各一卷職官三十三卷選舉七卷食貨十六卷刑法八卷兵九卷方域八卷蕃夷三卷王珪會要凡二十二類如后妃王洙入在帝系中王洙自為一類別而分之前畧而後詳王珪會

要總二十一類八百五十五門此又其精者也紹興天子嘗曰會要祖宗故事之總轄不可闕也舊書分門極有法似不須改大哉王言是以定史筆之權度也成則一定歷世由之中興會要成於乾道九年孝宗會要成於淳熙七年嘉定天子因而續之提綱屬之大臣振範資之時宰成書來上軌範具存紫宸進讀縉紳拱聽嗚呼盛矣

日歷莫詳於建炎紹興之所録時政有記起居有注合

記注而兼修之其惟日歷乎記注之歷外廷之言行書焉内庭之機密書焉然後舉而委之史館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此日歷之所由作也或隷秘書省或不隷秘書省而所隷無定屬或秘書預修或秘書不預纂修而所預無定員有以修撰專修者有不以修撰修者又有以修撰與判館直館分修者而所修亦無定職監修以宰臣重其事也論撰以從官謹其職也檢討闕官則置之編類員少則增之詳其任也此特其制之粗

也而紀述之嚴揄揚之盛猶有可論者向也史官不記言動自張泌一言而忠邪書矣向也史官惟憑供報自歐陽一言而後書所聞見不止於供報也有大於此者太宗日歷一字不易而真宗已與王旦議之矣繼自今已往史臣其敢妄書乎神宗日歷一涉私筆而誤高宗已命范冲修之繼自今以往史臣其敢繆論乎至若信傳信疑傳疑筆則筆削則削若建炎紹興之所録者又古今之所無也

寶訓寶訓云者於國史之外採摭故典而作之也根荄於唐之吳兢建明於宋朝之王曾李淑王舉正之纂修其因曾之言歟林希曾鞏之續修其倣曾之意歟淑可貴也而舉正為足重也希不足貴也而鞏為不可及也若夫蔡京之所陳乞則異是矣舉正之所修以真宗正史既成而後修之也鞏之所修亦兩朝正史既成而後修之也然神宗之史未成而先修寶訓京何見哉舉正所修首以政體德居其三尚政也曾鞏所修首以孝

德政居十二尚德也京於正史猶加之誣何有於寶訓
哉中興以來洗瑕滌穢雲霧一開日月照矣而堯言布
天下繼此又有光也歲在甲子特加纂集嘉泰始年修
高宗寶訓歲在丁丑特命進讀嘉定十一年進讀
高宗寶訓猗歟盛哉三墳五典三代之書皆寶訓也而
堯典又有首稱者歟誦堯之言行堯之行亦堯而已矣
正史且正史之修始於景德之初年景德四年詔修宋
太祖及太宗正史當是時也史館文書先時編次二府

紀録及時供報一禮制之文未備未害也而必求之則凡典故之疎漏者畢録矣一州郡之名未當未害也而必易之則凡典故之沿革者悉著矣人務為甄官鍾鼓樓為陋室細事也而今直書則凡有大於此者無飾辭矣自時厥後真宗國史成於王曽一美政之有疑不敢書也五朝國史成於曽鞏一事迹之未究不敢書也一語之褒春風和氣一字之貶秋霜烈日公論之在史筆昭昭乎其不可掩也熈寧元豐正邪迭勝元祐紹聖

編輯各殊甚者補天洗日之功曖昧而不宣者數十年
然尊堯有集辨誣有書公議之在天下也不可磨也不
獨此也紹興權臣所書聖語多出己意未幾而刪去之
矣開禧之初權臣妄貪天功貿亂國典未幾而更定之
矣人心之公議如此哉

羣書考索續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官懋弼

羣書考索續集卷十七

宋　章如愚　編

文章門

古今之文

文總論　有是寔於中必有是文於外所以道德文章非出於二

歐陽子曰三代以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虚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

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内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策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

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蓋惟已沒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

哉孟軻氏没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内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吴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

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徼精神靡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

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為文之病大振頽風教人自謂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

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賔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

而又必引夫文不在兹者以張其説由前之説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説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文公文集

諸家之文

文體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文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

文之用大能使之為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俊偉壯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南豐

文以氣為主三代之上文章皆道義之所在三代以後文章皆氣節之所發凡人之精明英偉者謂之氣氣之宣者為言言之精者為文即其英偉之不能揜者也文衡

文窮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沙錮玉以璞珊瑚之藂必茂重溟夜光之珠必頷驪龍抉而不知已積

而不知止窮則偪天地𢘫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廡其德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思坎坷齊魯矣

歷代文章河圖授羲而八卦生洛書畀姒而九疇著文之萌蘖於此矣自伏羲而至于堯煥乎其有文章由唐虞以迄于周郁乎其為文文之敷榮於此矣三代而下惟兩漢之文最為近古文之近厚於此矣魏晉以來日就淪靡文之蠹弊於此矣迨于有唐大歴貞元之間倡

之以韓和之以柳起八代之衰而為一王之法文之爾雅肇於此矣知歷代之文章然後可與論文之體矣

出於自然者天下之文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於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乎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為不文也老泉

文章辭達而已所示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畧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

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係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以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以用矣東坡

相如王褒以文倡於蜀文章之風惟漢為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為多蓋相如倡其前而王褒繼其後峩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

絃歌之聲與鄒魯比全上

孔葛之文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全上

文貴涵養毋注情於翰墨之中而馳志於軒冕之側毋玩意於詞章之末而染指於利禄之中有如羽獵一篇

工則工矣而投閤貽玷千古不磨佩韋等作美則美矣而阿附懐奸萬辭莫掩

東坡自評其文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知也

道勝者文不難至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項耳然則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

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廬陵

文不待大而顯雖然凡人之文不待大而顯相如以子虛一賦顯杜牧以阿房一賦顯王勃以秋水共長天一聯顯崔信明以吳江楓落一句顯如遇其人雖微亦顯

陳傅良

文不適用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

臨川

文得於心而成於言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得之於心者明諸内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内者故可以適諸用見諸外者固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皆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也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

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佐佑名教夾輔聖人而已孫明復

經義穿鑿甚於詞賦夫科舉之患極矣何者昔日專用詞賦摘裂破碎口耳之學而無得於心此不足以知經耳使其知之則超然有異於衆而可用故昔日之患小今天下之士雖五尺童子無不自謂知經傳寫誦習坐論聖賢其高者談天人語性命以為堯舜周孔之道技盡於此琱琢刓畫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於詞賦南方

之薄者工巧而先造北方之樸士屈意而願學衆説潰亂茫然而莫得其要人文乖繆大義不明無甚於此葉正則

文章蹈襲自新語造於陸賈而後君子之論喜乎新自雜説著於賈誼而後君子之説惡乎雜愚非喜乎新而惡乎雜也慮夫文章之弊出於蹈襲也故自出機軸可以示一家標準而寄人籬下識者病之何者滔滔者天下皆是而自拔於流俗者實鮮焉荀卿子戰國之翹楚

也三十二篇書禮樂二論大抵多禮記之文宥坐而下
太半皆家語之文況下於荀卿者乎司馬漢儒之巨擘
而史記所述帝王本紀多出於尚書之文列國世家多
出於左傳國語之文況下於司馬者乎王通隋季之大
儒而著書立言中說則多依論語之文續詩則多依古
詩之文況下於王通者乎呦呦鹿鳴此鹿鳴詩語也而
魏武短歌行用之明明天子此江漢詩句也而曹子建
責躬詩用之雲從龍風從虎此大易乾卦之文也而楊

雄太元經用之至於漢儒之月令純剽吕氏之春秋馬總之通歴專取世南之畧論高承之事物紀源多取於劉存之事始無非因仍蹈襲以明据依之學不知後世文章之不古正病於文章之倣古也吁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辭唐無文章獨韓昌黎送李愿歸盤谷一序此又文以氣為主而不流於蹈襲者也

古文有三等予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乃為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

失綏東漢而下無取焉后山

前輩文章各有所短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黄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章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后山

諸儒文章優劣韓子之文所以自成一家取於心而注於手者有六經以本之也老蘇之文所以渾渾乎不覺其易以其學於六經荀孟之文也韓蘇二公豈非以學術為文章而不以科舉為文章乎彼戰國秦漢之時學

校不立人自為説家自為學獨一孟子講明仁義是蓋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者也賢如屈大夫而其文終有悲傷憔悴之氣才如洛陽年少而其文亦不免有憤世嫉邪之心仲舒漢儒之領袖亦以陰陽災異自溺學校之教化不明士之有良材美質者終不能拔於流俗

文以理為主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山谷

文隨時尚漢武好浮誇則相如以浮誇應魏帝務華靡
則曹植等以華靡應
文體文指文趣韓歐得其體而尺度傳周程悟其指而
户庭闢乾淳二三君子會其趣而流派演其餘如上林
一賦喜動九重長楊一賦見推當代
宋朝文變藝祖之興恢閎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
之士氣而科舉之文一切聽其所自為有司以一時尺
度律而取之未嘗變其格也其後柳仲塗以當世大儒

從事古學卒不能靡天下以從已及楊大年劉子儀因其格而加以瑰奇精巧而天下靡然從之謂之崑體穆脩張景專以古文相高而不為駢儷之語則亦不過與蘇子美兄弟唱於寂寞之濵而已故天聖間朝廷盖知厭之而天下之士亦終未能從也其後歐陽公與尹師魯之徒古學既盛皆祖宗之涵養天下至是盖七八十年矣故慶歴間天子慨然下詔書風厲學者以近古亦下之士乃翕然丕變以稱上意於是胡翌之孫明復石

介以經術來居太學而李泰伯梅堯臣輩又以文墨議論游泳於其中而士始得師矣當是時學校未有科試之法也士之來者至接屋以居而不倦太學之盛葢極於此矣乘士氣方奮之時雖取三代兩漢之文立為科舉取士之格奚患其不從此則變文之時也而仁祖固已逆知其如此矣然當時諸公變其文而不變其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求之以經術學校課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畧此王荆公所以得乘間而行其説於熙寧也經

術造士之意非不美而新學字説何為者哉學校課試之法非不善而月書季攷何為者哉當是時士之通於經術者神宗作成之功非盡出於法也及司馬温公起相元祐盡復其祖宗之故而不能參以熈寧造士之意取其學校課試之大略徒取快於一時而已則夫士之工於詞章者皆是祖宗涵養之餘而非必盡出於法也紹聖元符以後號為紹述熈豐亦非復其舊矣士皆膚淺於經而習熟於文其間可勝嘆哉中興以來參以經

術詩賦以涵養天下之士氣又立學以聳動四方之觀聽故士之有文章有德行者深於經理者明於古今者莫不各得以自奮蓋亦可謂盛矣蓋心術既紓則易以縱弛議論無擇則易以浮淺陳同父文

文章各有所長人之為文各有其所長諷諭之詩長於激閙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百字言而下長於清賦賛箴戒之類長於當碑紀叙事制詔長於實啓奏表狀長於真書檄詞

策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

近世文章之變自文教下衰儷偶章句使枝對策比以八病四聲為梏拳守之如奉法閴臯陶史克之作則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風驅雲趍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為舟翠羽為楫玩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三年間學者稍厭折楊黄花而窺咸韶之音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

楚辭

楚詞類於詩騷人之詞亦變風變雅變頌之流按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敎國子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毛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為比興則託物興詞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誦詩者先辨乎此則三百篇者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

矣不特詩也楚人之詞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叙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冥婚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盛焉其為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

多要必辨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

屈原作離騷屈原之詞出於忠君愛國不能自已之至意不可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切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恠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

風變雅之末流以故淳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為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

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甞沉潛反復嗟嘆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强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為抑欝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葢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

据舊編粗加檃括定為集注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稀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楚詞

楚辭諸篇之意屈子初放未嘗有自絕之意至其忍死之時則志切辭哀可為慟哭也屈子初放猶未嘗有奮然自絕之意故九歌天問遠游卜居以及此卷惜誦涉江哀郢諸篇皆無一語以及自沈之事而其辭意雍容整暇尚無以異於平日若九歌則

含意悽惋戀嫪低徊所以自媚於其君者尤為深厚騷經漁父懐沙雖有彭咸江魚死不可讓之説然猶未有決然之計也是以其詞雖切而猶未失其常度抽思以下死期漸迫至惜往日悲回風則其身已臨沅湘之淵而命在晷刻矣顧恐小人蔽君之罪闇而不章不得以為後世深切著明之戒故忍死以畢其詞焉計其出於瞀亂煩惑之際而其傾輸罄竭又不欲使吾長逝之後冥漠之中胷次介然有豪髪之不盡則固宜有不暇擇

其辭之精粗而悉吐之者矣故原之作其志之切而詞之哀蓋未有甚於此數篇者讀者其深味之真可為慟哭而流涕也文公楚辭辯證

屈原之為人原之所為雖過而其忠則非偷生幸死者所可及

嗚呼余觀洪氏之論其所以發屈原之心者至矣然屈原之心其為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辯論而自顯若其為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辯說所能全也故君子之於人也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同行猶

必有可師者況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原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合乎聖賢之矩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説哉且凡洪氏所以為辨者三其一以為忠臣之行發其心之所不得已者而不暇顧世俗之毁譽則幾矣其一引仲山甫甯武子事而不論其所遭之時所處

之位有不同者則跡矣其一欲以原比於三仁則夫父師少師者皆以諫而見殺見囚耳非故捐生以赴死如原之所為也蓋原之所為雖過而其忠終非世間偷生幸死者所可及洪之所言雖有未至而其正終非雄固之推之徒所可比余是以取而附之反騷之篇云同上

諸家續楚辭離騷之作本出於窮悴無聊之意其沓侈歆愉之作皆所不取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辭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凄涼之意乃為得其餘韻

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為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追真如楊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辭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厦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固余之所為惓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辭若不可廢而

皆棄不録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為禮法之罪人也高唐
辛章雖有恩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兕
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為獻笑之資而何諷
戒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鼂氏已言之矣
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為是其失節亦
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
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毋
子無絶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

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鼂氏以為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為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耻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為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吕與叔之言盖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為者矣文公楚辭後語序

諸家楚辭篇次論諸家所作之優劣及鼂氏所取之是非　王逸所傳楚辭篇次本出劉向其七諌以下無足觀者而王褒為最下余

已論於前矣近世晁無咎以其所載不盡古今詞賦之美因别録續楚辭變離騷為兩書則凡詞之如騷者已略備矣自原之後作者繼起而宋玉賈生相如揚雄為之冠然較其實則宋馬辭有餘而理不足長於頌美而短於規過雄乃專為偷生苟免之計既與原異趣矣其文又以摹擬掇拾之故斧鑿呈露脉理斷續其視宋馬猶不逮也獨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之材俯就騷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時諸人所及而惜誓所謂黄鵠之一

舉兮見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員方者又於其間超然拔出言意之表未易以筆墨蹊徑論其高下淺深也此外晁氏所取如荀卿子諸賦皆高古而成相之篇本擬工誦箴諫之詞其言奸臣蔽主擅權馴致移國之禍千古一轍可為流涕其他如易水越人大風秋風之天馬下及烏孫公主諸王妃妾息夫躬晉陶潛韓柳宋朝王介父之山谷建業黃魯直之毀壁隕珠邢端夫之秋風三疊其古今大小雅俗之變雖或不同而晁氏亦

或不能無所遺脫然皆為近楚語者其次則如班姬蔡琰王粲及唐元結王維顧况亦差有味又此之外則晁氏所謂過騷之言者非余之所敢知矣晁書新序多為義例辨說紛拏而無所發於義理殊不足以為此書之輕重且復自謂嘗為史官古文國書職當損益不惟其學而論其官固已可笑况其所謂筆削者又徒能移易其篇次而於文字之同異得失猶不能有所正也浮華之習徇名飾外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文公楚辭辨證

反離騷 論揚雄為屈原之罪人而反騷之篇乃離騷之讒賊

反離騷者漢給事黃門郎新莽諸吏中散大夫揚雄之所作也雄少好詞賦慕司馬相如之作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廼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崏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云始雄好學慱覽恬於勢利仕漢三世不徙官然王莽為安漢公時雄作法言已稱其美比於伊尹周

公及莽簒漢竊帝號雄遂臣之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又放相如封禪文獻劇秦美新以媚莽意得校書天禄閣上會劉尋等以作符命為莽所誅辭連及雄使者來欲收之雄恐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先是雄作解嘲有爰清爰静遊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之語至是京師為之語曰爰清静作符命惟寂寞自投閣雄因病自免既復召為大夫竟死莽朝其出處大致本末如此豈其所謂龍蛇者耶然則雄固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

離騷之讒賊矣它尚何說哉文公楚辭後語

總集文集

總集總集者編類古今衆作為一集也唐志有虞摰文章流別杜預善文謝沈名文孔逭一作造文苑蕭統文選蕭圓一作圖文海姚鉉文粹徐堅文府之類是也唐志又有文史者附見于總集之後如劉勰文心雕龍劉知幾史通炙轂子詩格鍾嶸詩評之類是也夫史通詩格詩評皆所以考論前人得失是非所不可廢也如文選所

集李德裕惡其不根藝實家遂不置今觀唐志惟文選之注釋最多自蕭核僧道淹曹憲等為之音而李善又為之注（善得之曹憲也又辨公孫羅注六十卷）又所謂五臣注（劉良呂延濟張銑呂向李周翰也開元六年呂延祚上之）唐安國許淹注者孔利貞卜長福之所續卜隱之所擬宋朝蘇易簡之所纂何其慕者之紛紛也蓋其間多識乎鳥獸草木之名風土宮室之制而已德裕不以文進所見未免有所偏

人主文集唐藝文志文集類兩漢之君惟武帝有集二

卷而已魏自武帝至於陳思王其為集者五晉自宣帝至于彭城王其為集者八宋自武帝至于新渝侯其為集者九梁武帝簡文帝元帝昭明太子文集至多後魏文帝後周明帝陳後主隋煬帝製作尤富唐太宗文集四十卷高宗八十六卷中宗四十卷武后垂拱集一百卷金輪集又十卷睿宗玄宗德宗皆有文集不特此也

傳注之學經生事耳梁武帝作周易大義宋明帝作周易義疏何也載筆之任史臣責耳梁武作通史唐太宗

御撰晉書又何謂哉隋煬帝與薛道衡爭文名武后使
元萬頃等代已著述有所謂魏文帝典論唐高宗天訓
武后紫樞要録訓記雜載等書盡入唐藝文志儒家者
流果何意也唐太宗之言曰梁武隋煬無德政而集文
章朕不為也今唐志所載四十卷者非太宗文集歟若
夫太宗金鏡帝範諸書足為後世訓者固當筆之而無
愧傳之於不朽徒曰作為文章與文人才子爭一旦之
名帝王之學正不必爾也迹夫魏晉以下諸君以馬上

得天下恥於文名之不彰是以著述紛紛奠以掩武夫之故態耳曾不知漢高帝不事詩書便示人以肝鬲之私何損於高帝明達之性也耶或曰二典三謨訓誥誓命亦唐虞三代之君之書也後世之君紛紛著述何足多訾曰是不然古之帝王言出於口皆格言也史官筆之於手皆成書也初非有意而作之者也唐太宗之語暗合古道至多史臣書之史冊至今焜燿為書如是是亦足矣何必作為文章口談梁武隋煬之失而躬自蹈

耶

劉知幾評歷代諸史之志曰古之所制於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别編為藝文續漢以還祖述不暇前志已録而後志仍書篇目仍舊頻頻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因知幾之言求之周官太史掌八法八則之貳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貳之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系辨昭穆御史掌邦國萬民之令又有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

夫周有五史不特掌當代之史而猶及乎三皇五帝之書何其不憚煩耶是則藏書之策一代盛典古傳于今今驗于古率是道也況欲詳古今之事則必備古今之書古今之書既備則必有門目以紀之以見昔備而今缺與今有而昔無者庶使學者參而考之了然在目非小補矣知幾之論固足以見作史之法而亦未可盡信也暇日因觀諸史藝文經籍志其名有百千萬卷之異雖未能盡觀其書而究其旨姑因

筆而記臆見右方所列者是也凡有疑義猶有待而

正諸

詩賦

漢唐叙詩賦漢志叙詩賦為五種以屈原唐勒嚴忌賈誼枚乘相如劉向王褒等賦二十家為一種以陸賈枚臯嚴助朱買臣司馬遷蕭望之揚雄等賦三十一家為一種以孫卿及秦時雜賦等二十五家為一種以主客賦隱書等十二家為雜賦一種并詩共為五種漢志賦

類幾八十家分爲四種東漢魏晉以來二京三都作者間出有唐二百年藝文文集類所載唐人著述之賦無所謂四種者意者漢賦之爲式大槩先之以問荅次之以敷叙終之以諷諫累數十家而觀之辭雖異而意則同故其爲式拘而有所窮也觀東坡赤壁賦之體則異於是矣漢志詩類止二十餘家唐人詩集則十倍於漢詩無定式隨意諷詠可也自東漢及隋賦集尚多隋志可見也唐宋諸公文集亦有賦但其志與漢異耳又漢志不載李陵詩豈以降匈奴故耶

隋志論文體隋志文集類論文賦之體深美乎屈宋鄒嚴枚馬潘陸沈謝之作沈休文謝玄暉靈運又謂永嘉晉以後玄風既扇辭多平淡文寡風力降及江東不勝其弊隋志所言得之矣要之隋志乃唐長孫無忌等所作也唐初之文猶尚駢儷故厭平淡而喜雕斲也宮體自梁簡文始

論詩

歷代詩人之優劣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絶世之資凌跨

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絶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塩止於鹹飲食不可無塩梅而其美常在於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嘆也東坡

李賀之詩賀之歌詩雲煙聯綿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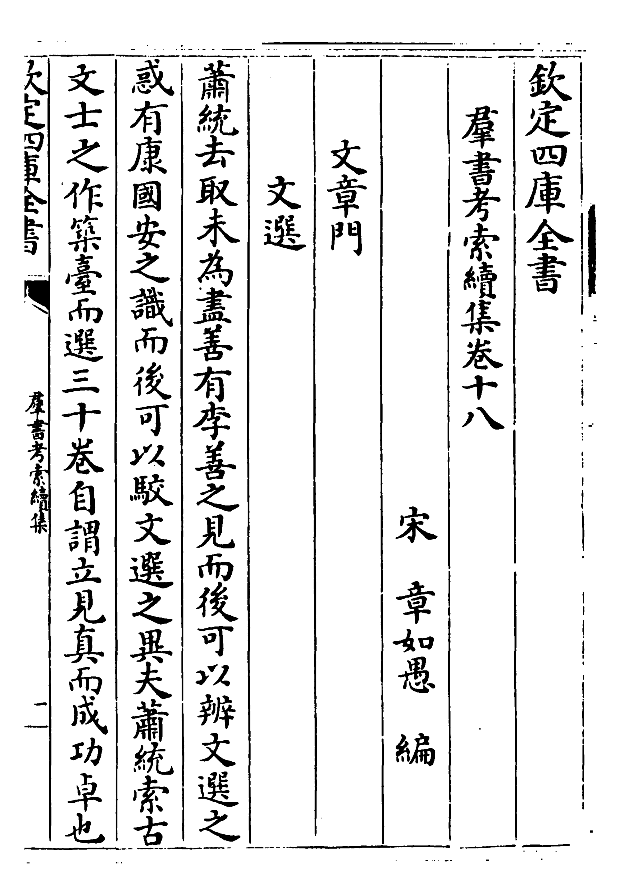
不足為其潔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邱隴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迂荒誕幻也蓋騷人之苗裔理雖未及辭或過之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韓杜集詩文之大成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叙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論理之文如莊周列禦寇是也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是也叙事之文如屈平宋

玉是也鈎列莊之微挾蘇張之辯摭班馬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極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摭峻潔之資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嗚呼杜氏韓氏其集詩文之大成者歟淮海

觀文可以知人李紳作閔農詩稱其有宰相器韓愈稱歐陽詹亦曰讀其書知其慈孝最隆也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棹臂入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棹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如其言

羣書考索續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續集卷十八

宋　章如愚　編

文章門

文選

蕭統去取未為盡善有李善之見而後可以辨文選之惑有康國安之識而後可以駁文選之異夫蕭統索古文士之作築臺而選三十卷自謂立見真而成功卓也

李善辨其惑國安駁其異是果何為者耶蓋統之用工
雖勞而統之所選則未善其陋識拙文且莫逭東坡之誚
又安能使唐人家置文選哉然則辨惑駁異真足以起
統膏疾鍼統膏肓矣且毛詩大序最戾經旨自韓退之
歐陽永叔諸賢皆以為非卜商所作統特題曰卜子夏
何見也宋玉高唐賦之醜者蓋亦司馬相如子虛亡是
公相答問之體統不曰賦而曰序何意也石季倫作思
歸引所以動淵明歸去來之興選收其序而不載其詞

何義也陸士衡作豪士賦所以諷齊王矜功之心選録其序而莫載其賦何謂也載曲水詩并二序而蘭亭之記不入何耶述武帝二詔而漢之諸詔不收又何耶是猶曰去華摭實汲長溺短正統之所謂選者然仲舒三策得伊周格心之學反黜之可乎劉向序戰國有先秦典雅之製不録之可乎相如上林引盧橘夏熟之語槩取之可乎子雲甘泉陳玉樹青葱之句遽收之可乎是則工者未必選選者未必工安得東坡諸公不媟孽其

短雖然擬於卜隱之續於孟利貞注定於五臣音纂於曹憲是又鑚皮出羽者也

滕王閣記不入文粹絲竹管絃四言兩意蘭亭記所以不入文選也土宿三目辭多險恠離騷經所以不入通鑑也然則姚鉉録唐文而不録滕王閣記亦猶文選之於蘭亭記通鑑之於離騷經乎且滕王閣記作之者誰唐王勃也觀落霞秋水之句不特起閻公之歎雖後世亦諒其為天才也然勃既得為天才而不得列班於唐

之百卷姚鉉撥菁擷華必非棄珠於淵者嘗因是而思之蓋此記所作凡七百六十五字而重疊用字凡三百五十有餘如天之字有五地之字有六星一字而三言可也又所謂斗牛又所謂北辰則辭失之繁山一字而四言可也又所謂島嶼又所謂崗巒則言失之贅句之重者則如嗟乎時運不齊其與嗟乎勝地不常者一也響窮彭蠡之濱其與氣凌彭澤之樽者一也潦水静而寒潭清其與地勢極而南溟深者一也甚至以陳蕃而

對牛斗以揚得意而曰揚意此又足以見措辭之荒謬者設銓録之則文不必以粹命名亦豈能逭後世有識者之月旦

品藻文章曽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耳是詩者當為之斂襟肅容讀書未到康成處安敢言談議漢儒目是詩者當為之服膺書紳蓋操戈入室真名教中罪人而隱惡揚善不失為士君子忠厚之意故必想音容於函丈之席味節奏於浴沂之瑟附高翼於李勃之

鳳凰借隙光於昌黎之北斗稱文選而不敢辨文選之惑愛唐史而不敢糾唐史之繆善史通為該博不敢著析微以議子玄示顏注為標準不得為指瑕以議師古否則無樂取諸人之意背請事斯語之訓瓊杯玉斝類多玷缺豐肌膩理猶乏之風骨墨守而有發焉廢疾而有起焉離騷正大不免露才揚已之譏三都宏暢莫逭待覆醬瓿之誚吹毛求疵溺長綆短讀孫吳之書而陷孫吳處和扁之門而議和扁又奚取於若人哉昔者夫子

删定詩書扶植名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叔孫何人敢肆唇吻毀夫子哉是猶曰叔孫非吾徒也不知夫子者也陳亢知夫子者伯魚一問猶以私心議夫子則陳亢實天地間一蟊管耳孟軻觝排異端主盟正道折戰國七雄之氣襲姬孔數聖之傳臧倉何人敢容私意沮孟子哉是猶曰臧倉嬖人也不知吾孟子也荀況知孟子者非十二子例以亞聖濟之則荀況實苗稼中一螟螣耳今日士夫其弊又有甚於此者平居聚談卑陋

秦七黄九坐於雞窗雪案則曰吾文當得屈宋為衙官吾筆當使王羲之北面夸於品彙儔伍則曰吾賦可以劘賈馬之高壘吾詩可以攻李杜之長城覩落霞孤鶩之句則曰襲孤松撐蓋而作也讀孤月浪中翻之句則曰蹈孤月浪中生而作也文之雄健者以艱澁議富贍者以浮靡議簡古深沉者以疎陋迂緩議其品藻不為不工其議論不為不至不知讀元元為元二以箕子為荄兹狀貌魁梧可監稚長之廚腸胃空虛類衣周公之

服獻遼東豕未必舉手揶揄於河東鬻鄭人璞未必不掩口盧胡於周市吁子貢方人孔門所耻宋朝先正其用心亦果如是乎使其耳宋朝先正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之詩則莫指游夏之辭不下張李之輩又奚暇於姍笑目宋朝先正讀書未到康成處安敢言談議漢儒之詩則輟雎黃之辯緘詆訾之喙又安敢相詆𡃁耶雖然不患不已知患不知人也昔有詩用彩霓者考官以沈約賦雌霓讀為入聲黜之後世公議

終不以彩霓為非必以考官為學識不廣之過今日之
工於議人者烏知不拙於謀已也愚方斂袵前脩迷津
詞路正恐冠玉如陳肥瓠如蒼稽伯如常又安敢過王
尊之門以貽布鼓之誚

翰墨門

字翰

有字書之始有字書之變項羽投戈荆軻執戟此傳玉
書翰也君子取其壯字裏金生行間玉潤此遂良筆法

也君子取其工魚開萍藻鳥散芳洲此韓擇木字訣也
君子取其妙雖然徐安子未生誰知五十六種之分張
李嗣真不作孰定八十人之優劣然則字學源流誠不
可不知也愚嘗博觀史籍考訂偏旁而得其宗矣蓋龍
文萌蘖於伏羲穗書啓軔於炎帝龜字細繹於陶唐鍾
鼎發揮於夏后倒薤浚源於務光虎書發迹於史佚此
則字之始造者也李斯形篆換高辛仙書之骨程邈古
隸奪史籀大篆之胎漢武英芝析六國芝英之派衛常

散隸蔓蔡邕飛白之根此則字書之變易者也題延陵墓則為大篆題建章宮則為複篆寫始皇碑則為細書題秦印璽則為剖符書漢家詔版則為偃波題後漢經目則為垂鍼此則字書之可驗者也窮年經史議論筆法而不知造字之源委雖禿千兎之翰書盈尺之楮徒費毛錐而已故嘗因是而為之説曰讀魏鍾繇筆骨論不若讀徐安子五十六種之書倣晉王羲之筆陣不若考李嗣真九品之評學者審此則始可與言字體矣

古字之誤有四歐陽融之分毫正字所以辨字畫之訛陸德明之經典釋文所以别字音之誤顔氏之匡謬正俗所以論俗字之非愚甞究字學之淵源而知古字之誤者有由矣有以妄改而誤者有以私說而誤者有以忌諱而誤者又有以穿鑿而誤者且古罰字本從刀也漢元命包改刀作寸則罸字自此始古對字本從口也漢文帝去口從土則對字自此始古疊字本從目也新室改作三田則疊字自此始古洛字本從水也世祖改水

作佳則雖字自此始豈非字以妄改而誤乎國風之為曰風男女之為女于名譽之為毀譽見於陸氏釋文序傳人之為嘉期僅得之以為近遠平生之為外甥見於李祭酒涪説塗泥之為道塗黨與之為取與冑子之為甲冑見於郭忠恕佩觿豈非字以私説而誤乎爾雅周禮皆從皋字祖龍因與皇字相肖以四下作非代之宋前文書不諱騧字明帝忌與禍字相類以馬旁作爪代之或佀或昬皆從民字唐太宗欲避世民之諱石經皆

以氏字代之豈非字以忌諱而誤乎伺之一字經史不載而兖州圖經曰魯國伺水衎之一字羣書所無而釋文首序曰吴與大衎㴒之一字古書不録而申州雜記曰㴒乃川名飿之一字偏旁不著而登真隱訣曰有飿飯方豈非字以穿鑿而誤乎雖然此特字畫之誤耳而音韻之誤尤有大可議者焉河朔謂毛曰無漢注言之巴蜀謂北曰卜佩觿言之以下馬為蝦蟇兩京記言之以琵琶為鞞婆搜神記言之吁此又四方言語之誤尤

有甚於魯魚帝虎者安得蒼頡史籀諸公與之論字哉
字音之失變於四方言語之殊感於漢儒穿鑿之見讀
李登之聲韻不若讀子雲之方言取李靜之韻集不若
取戴規之字辨是何也蓋古者字音之失變於四方言
語之殊惑於漢儒穿鑿之見南楚呼蔽郄曰大巾齊魯
呼蔽郄曰袡襦梁宋稱蜉蝣曰渠略齊魯稱蜉蝣曰蚼
蟓筆為不律蜀何訛也居讀為姬魯何陋也秦人以累
為諉見於爾雅之注吳人稱浦為步著於韓子之碑至

於以都音豬以來音離此非變於四方言語之殊乎班史以龜兹而音丘慈范史以龜兹而音屈沮審氏名食其而音異基趙氏名食其而音食其頤為語助遷何見也化叶虵音衍何鑿也以君疇為尹壽見於古今人表以箕子為荄兹見於孟喜本傳至於吁讀曰于梧讀曰悟此非惑於諸儒穿鑿之見乎雖然訂周思言之音韵質劉秋孫之釋名以聲譜而定平上去入以玉篇而參古文篆籀以指微韵鏡而別唇齒舌喉牙之音以熙寧

集韻而究僻俗用假借之字又安有伏獵雌霓之失
造字之本有六書叔重作解字君子惡其鑿戴規作字
辨君子議其拘荆公作字説君子蘖其短蓋自五十六
種之開端而分枝麗葉僅有三百六十體推原造字之
本其實有六書焉一曰象形謂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
月是也二曰象事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三
曰象意謂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四曰象聲謂
以事為名取言相成江河是也五曰轉注謂之建類一

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謂本無其字依聲託字令長是也文字之義總歸六書後儒議論烏可肆穿鑿之喙而騁雌黄之辯乎且地固可以土言張顯作古今訓有地乃土乙力之文畛固可以田論埤蒼所言有畛則爾有田之説則辭失之泥吴本郡國之號國志有口在天上之語酉本十二支之名詩説有二在天下之論則議失之疎恭本敬愿之容晉書有黄頭小人之辨銀本百物之貨新論則有全昆配物之言則意失之索

此猶可也中興書以舟在二間為舟春秋説以人有十四心為德何鑿乎蘇許公以甲不全身詠尹梁史以木在斗下稱未何謬乎萬廻以八人為火楊脩以人一口為合何拘乎至於九禾之秀三刀之州文武之斌日月之易求工附合著意牽聯蓋有託妄人山借言鬼木而不知顛迷於字苑中者何後世紛紛籍籍而喜於辨字哉故必讀裴務齊切韻序而後知左廻右轉之非讀郭忠恕佩觿而後知野言繆誤之失否則尚書考異王乘

馬首開元文字子在毋懐其不典孰甚焉飛禽即須安
鳥水族便應着魚其蕪類孰甚焉吁愚於此益信夫字
不可以妄觧亦不可以輕辨尤不可以鑿説
古詩音字自訓纂紬繹於揚子雲而後知一字各有一
意自廣韻裒輯於陸法言而後知一字各有一音字一
也音與意或有不同又何疑之有茍能以意求字不拘
攣於筆舌不凝滯於形迹如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船之
句則指襟紐為衣船栁詩蒲扇桃笙安可帶之詠則以

桃笙為簟何必泥衣船與簟為非船與桃笙字之意耶茍能以音求字不辨析於筆畫精考閲於偏旁如班史以龜兹為卭慈范史以龜兹為屈沮之類何必拘卭慈與屈沮為非龜兹之音耶吁知此則知古詩異同之音字矣且夫發言盈庭則發音方伐鱣鮪發發則發音補末果可以發言與發字牽合其說耶携手同行則行音何更寘彼周行則行音胡剛果可以偕行與周行字強偶其說耶說之一字曰與子成說曰不可說也曰召伯

所說音析而意殊也莫之一字曰維葉莫莫曰莫其德音曰歲聿云莫音異而意別也小弁詩語也而所謂有頍者弁則一字而兩音無邪詩語也而所謂其虛其邪則一字而兩意題一字也題彼脊令則題為大計儺一字也佩玉之儺則僅為乃可獨不可以意會耶此愚所謂一字各有一意亦各有一音者此也雖然學識不廣徒執古音以為矛盾是又識者之所姗歎沈約之賦雌霓則霓為入聲范景仁胡以彩霓讀為入聲而黜進士

可乎揚雄之賦翰林主人曰吁則吁即咨嗟顔師古胡為以吁為子音而穿鑿之可乎若夫砭伏獵之沉痼醒書麐之醉夢猶在人之上有以教之耳

羣書考索續集卷十八